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劉清

集部六

方洲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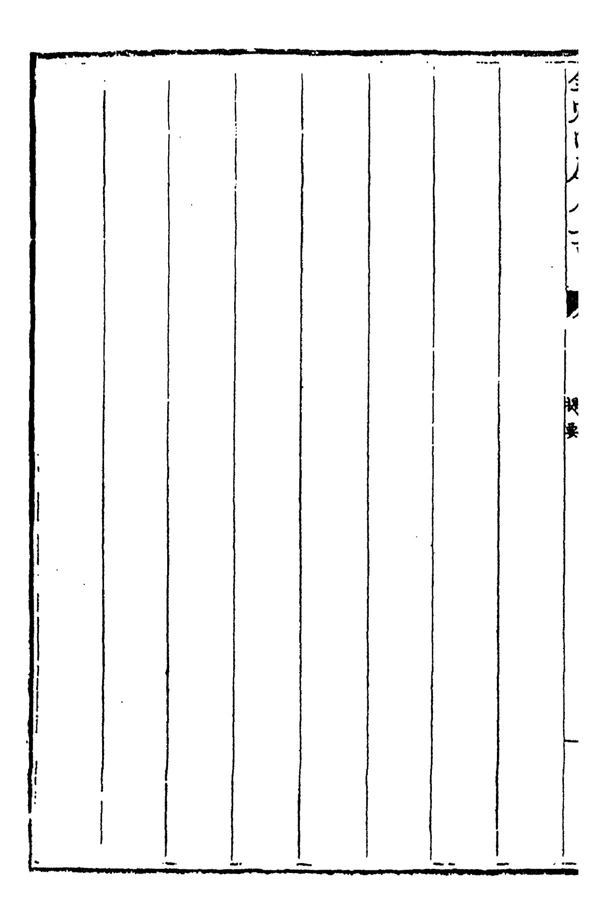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讀史錄六卷明張寧撰寧有方洲雜言已著錄寧官給事中謇諤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云何石亨曹吉祥惡之會有邊釁奏使宣撫竟諭定而還具才畧為一時所

稱後以建言忤李賢與岳正同謫外其氣節尤為天下所重雖一麾出守蹶不復振而屹然宿望不在廊廟鉅公下今觀其奏疏諸篇偉言正論通達國體不愧其名他文亦磊落有氣詩則頗雜浮聲然亦無齷齪萎弱之態觀其使朝鮮日與館伴朴元亨登太平館樓頃刻成七言長律六十韻殆由才調縱横不耐沈思之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方洲集卷一

明 張寧 撰

廷策

皇帝制曰朕以眇躬祇膺天命纉承祖宗大業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艱莫究弛張之善肆虚心於宵旰冀資弼於忠良固聖賢禮樂政教盡言在堯舜惟急先務何則天下之本莫有外於家國兵民朕欲聞其至計何先切望

何最君心之發莫有著於禮樂教化朕欲聞其損益何宜隆替何繫制治賫於未亂其方術何良保邦賫於未危其謀謨何遠以至為政之寛猛何尚備邊之籌策何長人才之賢否何由刑賞之緩急何可與凡災祥感召之機何速外蕃向背之故何在皆朕之所欲聞者也夫事賫乎師古不稽諸古固無足以為法於今而施賫乎合宜不宜於今又何可以徒泥諸古子大夫明先聖之道來應賔興賢能之詔皆得於古而將以施於今者也

其悉条酌詳著於篇以俟朕之親覽

臣對臣聞天以大德而生萬物聖人以至德而化萬民天與君其道常相通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命之去留者在德民罔常懷懷於有仁人心之從違者在德德惟治否德亂世道之安危者在德德有善有不善古之稱善者曰俊德曰玄德曰明德曰顯德曰令德曰常德曰文德其不善者曰惡德曰凶德曰穢德曰逸德曰悖德曰暴德曰虐德其善於德者必勤不善於德者必怠

勤與不勤善惡之所自始也古之人君勤於用德故諛佞之流屏之遠方恐其以甘言進而移此勤也聚斂之徒斥之使去恐其以貨利進而敗此勤也聲色勤之蠧也必思遠之淫巧勤之酖也必思絶之雞鳴而起日旰而罷所以勉此勤也居近正人行近正道所以成此勤也内外有史左右有諫一或不勤而言者至矣上帝下臨黎民上仰一或不勤而應者至矣此人君所以能以一身而統御天下者不過勤於用德而已矣是以自古

善為治之君未有不以勤於用德為先善言治之人亦未有不以勤於用德為先論堯舜之德曰克明曰濬哲然其所以能用是德而致於變敏德之化者不過曰兢兢而已矣論湯武之德曰寬仁曰執兢然其所以能用是德而致建中建極之化者不過曰汲汲而已矣商之三宗皆能平治斯民者也迹其所以則曰悔過恭畏而已焉周之成康皆能康濟斯世者也究其所由則曰敬迓保釐而已焉以至於漢之七制唐之三宗宋之太祖

真宗仁宗雖歷世不同皆能勤於用德故今之稱漢唐宋者不能舍是數君焉臣所謂自古善為治之君未有不以勤德為先也唐虞之世有道之極者也禹皐陶之言曰無教逸欲儆戒無虞商周之時全盛之至者也伊尹召公之言曰檢身若不及夙夜罔或不勤明良之歌不忘於欽戒之詞昌言之陳無已於傲虐之戒以至於賈誼董仲舒陸贄韓愈歐陽修蘇子瞻雖遠近不一皆能以勤於用德而告其君故今之稱善進諫者不能舍

是數人焉此臣所謂自古善言治之人亦未有不以勤德為先也欽惟皇上體乾剛之德弘不息之勤講道之心不遑求言之詔屢下但見普天率土黎民有徧德之休薄海窮荒四方有風動之美其所以用是德而見於治固無不勤矣然猶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以祗膺天命纘承祖宗大業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艱莫究弛張之善肆虛心於宵旰冀資弼於忠良固聖賢樂受盡言在堯舜惟急先務為言臣有以見皇上不自滿足勤

勤無已之心也臣請得而備言之夫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命至可畏也一或不勤則此心已流於怠忽天雖降監引逸有所不知矣有所當修有所當舉先業至難保也一或不勤則此心已流於昏昧業雖重大宏博有所不顧矣撫之則服逆之則去兆民至難治也一或不勤則聚斂徵求皆自此出尚何暇恤民哉今皇上既能以是三者為心而形於言則其勤於用德上以是承天命中以是繼先業下以是臨兆民舉得其要負荷之艱

有不難守弛張之善有不難究凡策臣者皆不足爲皇上憂矣而猶虚心於宵旰資弼於忠良弘聖賢樂受盡言之量法堯舜急所先務之誠此其用德之勤無間於旦夕無間於人已無間於上下無間於小大而勤其所當勤者又皆有所主矣然臣猶且勸之以勤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始皇而後謂之勤也非欲衛士傳餐如隋文帝而後謂之勤也又非欲强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後謂之勤也又非欲以察爲明無復仁恩如唐

宣宗而後謂之勤也特以今日乃中興之時皇上中興之主我太祖高皇帝以及宣宗章皇帝皆能勤於用德以為家法是以八九十年天下晏然海内富庶今比年治體比之祖宗之時亦不可謂坦然無事之時矣既不可謂坦然無事之時則臣之所以望於皇上者將何以為說乎將望以進學也則嘗親御經筵講明治道矣將望以法古也則嘗稽諸故實動法前代矣將望以防黜也則嘗勅命重臣分考天下矣將望以賑貸也則嘗詔

命四方減其田稅矣將欲勸以遠聲色則無聲色之習將欲勸以絕貨利則無貨利之求將欲勸以篤倫理則倫理無闕失將欲勸以廣視聽則視聽無壅蔽將欲勸以攬權綱則福威之柄亦未嘗不出於上皇上於是數者處之固無不盡美矣臣之心猶恐其作於上而或廢於下謹於前而或失於後豈其隱微之間或有不自知者歟積習之餘或有不自度者歟董仲舒曰王者之道必有偏廢不起之處非其道不善也久而或有之

失也今天下治體少異於前時則用德為治亦當倍而又倍於前之時可也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以勤於用德為勸也臣伏讀聖策有曰天下之本莫有外於家國兵民朕欲聞其至計何先切望何最臣以為欲盡治家國御兵民之道誠不可不勤於用德臣聞古之能勤於用德而善治家國兵民者莫如文武不能勤於用德而不善治家國兵民者莫如桀紂蓋文王能勤於用德是以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而得三分有二之

天下武王能勤於用德是以八百諸侯以師畢會壺漿之衆盡入版圖而不待血刃以成大勲此文武之善治家國兵民也桀紂不能勤於用德是以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不信仁賢而瘝民者在位先人所有之家國悉取而割裂之重役嚴刑而劓割夏邑前徒倒戈而反以資敵先人所有之兵民悉取而疲敝之此桀紂之不善治家國兵民也然其故則起於德不德勤不勤伏惟皇上法文武之所以興戒桀紂之所以亡則必能勤於

用德而家國無不治兵民無不足矣臣又伏讀聖策有曰君心之發莫有著於禮樂教化朕欲聞其損益何宜隆替何繫次及於制治保邦為政備邊又次及於人才之賢否刑賞之緩急又次及之以災祥感召之機外蕃向背之故臣有以見皇上之勤於求道勤於致治勤於用賢勤於事天勤於柔遠必欲用此德而底中興之美未肯自以為道成治極也臣聞禮樂者為政之成教化者為政之本三代之禮樂率皆本於君心之和敬而將

之以儀文發之以音節是以行於朝廷而羣后德讓奏於郊廟而神人以和其所損益者不過制度文為小過不及之間耳今日欲知禮樂之所當損益請以三代之禮樂質之則其何者當損何者當益者可見矣三代之教化率皆本於在上之躬行而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是以當時化行俗美比屋可封而其隆替則實係乎其人何如耳今日欲知教化之隆替請以三代之教化觀之則其何以致隆何以致替者可知矣若夫春秋戰國以

至嬴秦先王之法崩壞盡矣下至漢唐時之禮樂教化不過儀文音節政令法程之間宋雖文儒昭明亦不古若我朝制作夙具治功時熙論禮樂則郊廟之建燕享之所太常所掌教坊所隸先臣解縉亦嘗言之論教化則學校興行德行振舉民庶順則遠近同風比之近古相去遠矣此臣願皇上勤於用德以端禮樂教化之本而正損益隆替之原此即所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即所謂君心立教之本者也夫君之臨民若朽索之馭六馬

六馬易驚朽索易絶善御者知其然也必為之固其控勒堅其銜策力以防之雖遇峻險無慮也茍待其辟易而始為之謀則雖王良造父無善筭矣古聖人知其然是以其立政也廣求賢俊布列庶位民無衣食也有農桑之官教之樹蓄矣民未知善也有掌教之官導之禮義矣民無知而犯法也有典獄之官平其刑罰矣為禮以一之作樂以和之如此而求天下之不治不可得矣此臣願皇上勤於用德而為保邦致治之本此即所謂

儆戒無虞者也此即所謂不見是圖者也若夫世之治或過於寛而不立則濟之以猛或過於猛而急迫則濟之以寛盖一於猛則民無所措必致於畔亂一於寛則民無節制必致於放溢是以三代之時一則尚忠一則尚質一則尚文非别立一規模以自異正所以因乎時而有濟也成周之治始則克慎中則和中終則保釐非自作一教條以求異亦所以因乎時而有濟也今日之政果宜寛耶果宜猛耶欲尚寛則吏之倚法爲奸者接

迹於下矣欲尚猛則民之饑饉流亡者無復聊生矣此臣願皇上勤於用德弗張於前而弛於後弗偏於一而失其中嚴以立御官之法而裕以待凶荒之民則寬猛得中無復煩亂放溢之敝矣若夫邊境之患何代無之自岐山之避朔方之城東周之遷長城之築以至漢唐宋籌策得失具有明徵漢之邊患在北而西羌次之唐之邊患在西而北方次之宋之邊患在西北而備御之方不足以始終論矣漢備初本為得武帝好大喜功開

邊遺禍今年遣將出秦涼明年遣將出定襄雖少或得志而中國之士馬物故亦復相當唐備初不甚失肅宗寡謀資敵乘虛内侵今年與吐蕃盟明年與回紇盟終唐之世迄無成筭而邊陲之扼塞漸隳矣蓋外薄先王本以羈縻處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人不可用僅備之而已臣嘗聞備之之道其要有三曰形勢曰軍食曰將帥形勢以據險要軍食以固士卒將帥得其人以總兵旅重門擊柝以待之此莫善之計也然此特地之險與

人之可恃者耳若夫智者不謀力者不攻則莫重於得天心之順焉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是也此臣願皇上勤於用德以固天命雖有邊警亦無慮也人才國之利器其賢否則係於在上之一身焉故唐虞人才比屋可封商周人才君子盈朝何者有是君於上而感化之機深也下至漢唐之時君非唐虞之君雖曰養之學校而實德不存雖曰教之詩書而化本不立欲人才之賢也得乎此臣願皇上勤於用德以標準天下人

才每用一人也必賢而用之退一人也必不賢而去之將見天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而唐虞之人才于焉而出矣刑賞國之名器也故唐虞之時刑曰天討爵曰天命刑所當刑雖崇伯之重不赦也賞所當賞雖匹夫之賤不棄也下至漢唐之世以刑賞為愛憎之具言及乘輿有賜死者獻及爪果有拜官者欲刑賞之當也得乎此臣願皇上勤於用德以把握福威之柄每刑一人也出於人之所共棄每賞一人也出於人之所共賢將見

賞者勸刑者服而唐虞刑賞之道在是矣若夫災祥之
來雖由於人事之感召而吉凶之應實係於君德之有無
德盛而治雖災不足以為憂德蔑而亂雖祥不足以為
喜河出圖洛出書不加盛於羲禹九年水七年旱不大
戾於堯湯自夫世道漸更而有白魚之祥君德漸薄而
有鴝雉之異然桑穀共生而商道復興風雷偃禾而歳
卒大熟德之所在災可反而為祥焉麒麟之出無補於
魯哀之治鳳鳥之至不振乎漢桓之衰不德之徵祥適

足以為災也臣伏願皇上勤於用德以敬天仁民以愛養萬物則祥瑞日見而妖沴不生如書所謂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咸若矣至於外蕃之叛服從違不過視中國之治亂强弱而治亂强弱之原則在於人君也昔者三苗負固舜敷文德而七旬格崇伯干政文王修德教而三旬降太戊修教明禮而重譯來朝者七十六國武王惇信明義而通道祇貢者九夷八蠻及世降德微淮夷玁狁蠻荆徐戎相繼而起

王室多虞漢自高帝唐自太宗以後中國之力勝於彼
則曰款塞曰來朝曰通和而子女金帛之求不可數計
彼之力勝於中國則入寇則犯邉則逼壓畿甸而士馬
甲兵之費疲獘不貲至有與之和親借力徙居内地卒
致播蕩擾亂無有寧歲沿及於宋武功不振而南遷北
徙不可紀極皆積於中國之不德也天厭禍亂我太祖
高皇帝以天錫勇智汛掃不遺再造九州奄甸萬姓所
謂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自有宇宙以來功業巍高

真帝王第一主也臣伏願皇上遠宗近監勤於用德以篤內治以嚴外防以慎擇將帥以保練士馬縱未閉絶也必使進出有時雖欲惠柔也猶須賜予有節無幸其衰而啓黷武之事無怯其强而有結好之謀無信其向順而弛我拒守之備毋見其背去而忘其窺覘之奸明足以破其機威足以懾其暴財力足以牽制其氣志北方輯服則四裔八荒聞風慕義將如書所謂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者矣皇上之策臣者已

至再三備陳之於前而臣特懇懇者蓋即詩所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特願陛下深有鑒於晚宋之不德而用德之勤也然臣之所謂德非過高難行鑿空無實之語即皇上率之以為天下道修之以為天下教其原出於天而聖學有得於心身之間者也是德也發之言則順體之身則化著之事業則永固推其極則所謂惟德動天無遠不届何慮乎家國兵民禮樂教化制治保邦為政備邊人才刑賞災祥外蕃數者之不得其理哉三

代以下自此德之不明也而知德者鮮自此德之不行也而爲德者鮮自知而爲之者鮮則政治之體用不全而古今之異宜不相通協矣漢高帝命叔孫通制禮曰度吾可行至今綿蕞之儀猶時而昧乎古宋襄公欲擧仁義之師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至今言於泓之戰泥古而不知今漢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如周政此又欲合古今而不知其是非之實者仰惟皇上清問及此臣益有以見聖學明通

聖德純正生知安行不待勉强此即傅説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周公所謂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大舜之所以好問好察用其中於民者臣於終篇尚有獻焉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誠者真實而無妄臣願皇上察之於微慎之於獨存省於身心凡施之於朝廷行之於家國達之於天下者無一不本於真實無妄尤冀不間於物不息於

功使形著動變以至於化所謂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臣學不足以知古才不足以通今謹因清問所及妄陳一得之愚干冒天聰不勝戰汗之至臣謹對

廷試策對時屬稿未半禮部侍郎姚公過視有頃復與尚書胡公偕來相顧有喜色自是内外諸公皆接踵至予輒停筆待觀晷刻盡未予初脱稿適胡姚二公至語曰此卷宜自重予以紙短告遽命儀制司檢

納卷衍紙續卷尾予以天晚為懼胡曰第自留心吾為汝進本依曾棨故事給燭天既暝同年皆出乘昏謄寫忽傳宣閉門諸執事官校皆罷散胡亦不能止亟命郎中俞欽收卷送予宿禮部戒勿歸明旦攜候內直房胡姚二公詣內閣請容足卷不果放榜之晨人猶相傳謂予登首第自是聲達禁中有旨與牛倫卷同取入復送內閣後半年吕公逢原黃公廷臣録出補寫成篇倪進士廷贍重録此本廷臣欲請諸公

題跋見遺自愧無似不敢徒勞名筆嘗自觀省文雖不留陳腐若比之古義求為之御且不可何足多上人時新出草野不識忌諱縱使成篇恐亦不堪引進屈指今四十年檢拾故紙早已斷爛殘缺老眼驚心强復加綴緝存入拙作中以志予之感遇以自訟予之素不敏也弘治三年寧年六十有五矣

議

加封孔子議

朝臣建言加封孔子有㫖會官於東閣議寧言孔子元聖天下古今所共尊仰而況出其門墻被其膏澤者切緣自宋至今代極崇重當時儒碩滿朝設有徽懿未彰應不遺留以至今日況帝不可封王號已具前代五嶽四瀆稱號不一本朝盡去浮冗一稱為神高出千古何獨至孔子有所增改若謂世必有加不當但已則億兆無窮之加殆與異說家天尊寶號等矣是豈可以為訓哉今言者每欲加以天縱二字尤為非義昔太宰之問

重於多能子貢智足以知聖人一時答述未能形容故借縱之一詞以見其大自古載籍所傳文字本指未有以縱為美徳者此何所為事而可以一時借喻之言謹加於極至之地然使縱字不行則彼又將推求援引以規成其事其説未肯遽已寧惟事有盡情物有止所譬之五行陰陽太極無極無極之上自無容詞之隙若必欲於大成至聖之首曲加美號則是可於太極無極之端强更立一名也於事物之理得乎竊意言之者衆人

而聽斷者君子在上者無折中之論則下之嚚嚚者宜
未默也寧請於覆奏具言孔子道大德尊其功業文章
著載六經者固天下古今所共瞻仰至其封號有無加
減一不能為之重輕而況大成之外皆小成至聖之餘
皆未至雖有鴻稱煥號終不能過於大至者伏乞聖明
推明六經之文體行六經之道使孔子功德被之天下
垂之萬世尊崇之典莫盛於斯不必立異求勝於一字
一名之微如此則可以勸上可以率人可以答言者之

意載之史冊亦復可以昭示後世而施諸罔極矣

表

乞進講大學衍義表

臣等猥以庸流謬當言路涓埃莫報寢食懷慚伏念聖學淵微睿謨廣博加以國憂襄事婚禮臨期由是心欲言而口不能志有在而時未及茲遇皇上誕崇文教肇啓經筵禮命文儒講明治化所謂必求諸道于焉能自得師于此見帝王之大有為用能舉天下之第一事開

休建極端在於斯擇術受言慎惟其始切意聖言幽遠
末學支離經以載道而未悉於後世之變吏史以紀事
而不原夫天道之極致著述者不專於論諫訓詁者取
辨於文詞雖皆歷世之遺書非盡格君之要語耆儒宿
學未克會通一日萬幾豈能該洽切見先儒真德秀大
學衍義一編依經據史博古通今言天必有徵於人語
事而不遺乎理録善惡以示百世王之監戒廣節要以
盡八條目之工夫忠臣愛主之諷導箴規人君治世之

格例律令於今可見盡在此書經目不忘開卷有益昔宋理宗謂德秀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便合就今日進講及講畢致詞忻然嘉納元仁宗見大學衍義謂侍臣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王約節譯刊行以賜臣下至治中翰林嘗譯之而進呈泰定中吳澂又以此而進講其時尊而信之者號稱盛治說而不繹者亦致小康厥後書不見稱世亦多事道之顯晦足係安危具有明徵類非臆說伏望勑命館閣儒

臣經筵侍從於五經書史之中得以此書每常進講仍乞以別冊置之便殿以備清燕之覽仰冀弗間其功弗移於物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學近其人監古今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顧問有所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道術自明人才自辯治體自審民情自知逸慾去而敬畏崇言行謹而威儀正家國以治天下以平物理之精粗表裏揆之心而有餘民庶之遠近親疎動諸身而皆準矣其或政令未孚臣工失度事干明

德患及新民者臣等謹當條陳利害公舉是非不敢以急刻病人不敢以依阿負國庶盡匹夫之力仰成至善之功臣等不勝犬馬拳拳之懷誠惶誠恐昧死具進以聞

齋醮進香表

臣聞釋道之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

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度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為而終於無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强於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外之一術耳非真謂

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皇上晝
在青宫繼登大寳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
正邪之辯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
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承睿旨不許增修寺
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呌化不便為詞
多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皇太
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
悦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

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

當為徒以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闢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

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
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
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
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
以儒者門戶為此倔强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
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妨其於進講儒
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

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乞勑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許仍前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竝隆矣臣等待罪言官不敢緘默誠惶誠恐謹具題以聞

奏劾

禮部攙越行人司差遣

近該行人司司正李寛題為申明職掌事查得洪武二

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禮部議得合差行人事件凡開
讀詔赦諭勞軍務賞賜祭祀賑濟徵聘賢才整點大軍
出使四方俱合差遣除奉特旨差遣不拘此例各官於
奉天門奏奉太祖高皇帝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
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欽遵近於正統八年因本部擅
差進士伴送哈密使臣該本司行人劉澣奏蒙都察院
差御史曹泰查看得伴送使臣終係奉使四方之事令
郎中葉臻不差行人却差進士事屬有違具題奉太上

皇帝聖旨都饒他這遭欽此續於正統十四年又該御史楊剛題稱行人職掌奉使今後開讀詔赦必先差行人行人不敷方差進士進士不敷然後差本衙門官員具題奉欽准外奈何近年以來奔競之徒肆無忌憚恃勢要求越職差遣乞查勘洪武年間并御史曹泰楊剛奏定事例永為遵守等因具題奉聖旨著該衙門查洪武永樂年間例來說欽此本年二月十七日本部已經通行覆奏奉聖旨今後只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再來

打攪不饒欽此欽遵臣切惟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設是官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時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為常令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託苞苴公行有因覲舊在

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因懶於坐理而托此游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取覓者皆歸之請囑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為是官者羣坐無為一籌莫展及至奏請申明定奪禮部又行强立詞説或言其沿途擾擾不便或言其止是爭要差使夫擾民之罪犯者當之豈可預為之疑而奪其所掌差使乃行人分所當為之事豈可反謂之爭要哉且如李寛所奏洪武

二十七年事例即是太祖高皇帝舊制今祠祭司郎中蕭聰員外八通主事周騤等要得支吾不即據此為證況洪武年間差遣條例見在本科與本部後項查出永樂十一年以後差人款目無異却言文卷俱在南京別無查考其御史楊剛奏准事例與李寛所奏正係奉查實跡本司因見原奉欽准内有行人不敷方許差進士等項事例却乃隱而不舉行人楊顯加與李寛所奏詞情本無關涉本司因見原奉聖旨有再來打攪不饒事

理却乃故行援引意在希旨自永樂十一年至今其間
朝廷事務非止一端所差行人蓋亦多矣本司設心蒙
蔽要見多差别項官員是以止開到禁茶伴送塋祭三
件又不明開比時有無奉旨别差及行人不敷緣由亦
不知本部是否因襲前失止是朦朧開坐却言别無定
奪此其巧於欺罔昭然可知臣參照蕭聰等奏對不誠
奸慝斯漸下侵庶職上罔於君原其今日創謀之由實
為他日自謀之地乞拏送法司究問以彰變法之罪再

照本部尚書胡濙侍郎薩琦姚夔不行用心查考却乃依憑蕭聰等開奏草稿即與具題亦合究治仍乞收回原㫖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别項官員其奉特㫖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托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縁聰等係堂上并在京官員未敢擅便謹題請㫖

鄉試時劾奏少保户部尚書大學士陳循少保吏

部尚書大學士王文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已正人為上為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秪為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為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蓋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冑不可先寒

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不談子德有所失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為大臣元宰公為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琰設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

矣仰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寛太寛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脇下其所存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陛下若又待之以寛施之以恩而不絶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田里别

選文學公正之臣以居内閣用昭輔平明之治其王倫
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
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茍求而
真材斯出矣緣循等係大臣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方洲集卷一

方洲集卷二

明 張寧 撰

奏疏

乞省買辦

近因買辦煩重該順天府宛平縣奏稱大興縣地方廣闊鋪面數多本縣地方稀少鋪戶消乏乞踏看多寡均平買辦奉旨着戶部整理欽此臣聞此令一下物議喧

騰謂將減宛平之常科加大興之新額以近事言之似為可用而節財裕用之本則未盡焉切照連歲四方多故水旱相仍糧道方艱倉儲未實而京師物價不甚踴貴京民未甚窘迫者政以買賣交通商賈四集有無得以相通匱乏之得以相濟也若准所奏差官踏看則必搜求攀指彼此互持切恐貨易之家咸懷疑懼徵發日甚息本不充居者閉門行者散去懋遷之源不行物產之來漸少官司又復點按常額一體催科物價之踴貴可

期京民之窘迫可待况今歲秋收四方未卜加以畿甸
根本設或多虞甚非所以宅中御外之勢也且今日宛
平告乏既歸之大興儻他日大興告乏歸之何地是猶
割股充飢腹不飽而股就瘵矣臣聞古之域民或廛而
不征或法而不廛市宅貨易本非為官而設昔曹參入
相屬齊後相無攪獄市其後卒成清淨之治伏望軫念
民艱思近圖遠省用裕民凡朝廷祭祀宴享賞賚兵戎
軍國重務遇有缺乏量給官錢均平買辦其餘齋醮賜

予營造服御不急之務得已之征無名之費悉宜停罷以甦民困不必差官踏看謹具題請旨

各處鄉試乞增取舉人

查得景泰元年詔書內一款科舉一依永樂年間例行不許更改此皇上中興初政所以廣致人才茂圖治理之盛心是以庚午癸酉各處開科取士俱各欽遵施行不拘額數續因給事中徐廷章等建言欲依宣德正統年間仍定解額該禮部通行議擬得若依宣德取人不

無太狹合照正統額例數外果有堪中文字量加名數
亦不得多過二十名已經奏准行屬但其所增二十名
不復各照地方定擬猶爲未當臣等請以一二處論之
宣德中應天府額取舉人八十名雲南布政司額取舉
人二十名定額之初未始無多寡之分也正統中應天
府增取二十名雲南增取五名增額之數亦未嘗無多
寡之分也今應天等處學校不減於先而雲南等處士
子不加於昔若不論其地方不量其士習一槩俱增二

十名則應天所增名數比舊僅過一分雲南所增名數比舊將及一倍矣在彼者何其甚寛在此者何其太狹舉此一二餘地可知且禮部見今行移既有不得過二十名之語則少者必欲取盈多者不敢踰額進退不均枉濫斯甚況今開科在邇乞勑禮部申照舊例其先奉增添二十名除雲南不動外其餘南北直隷各布政司多寡未均者各依正統年間增額等第照例挨數加添庶為便益緣係比依宣德年間定額及正統年間增額

事例今將擬添名數開題請旨

雲南布政司 正統間增五名今依禮部奏添不得過二十名

廣東四川陜西山西廣西 正統間各增十名今比雲南合多五名通增二十五名

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廣山東 正統間各增十五名今比廣東等處合多五名通增三十名

南北直隷 正統間各增二十名今比浙江等處合多五名通增三十五名

代孔克煦乞免本族田租奏

臣克煦切照洪武永樂年間臣之一族為户不滿數十成丁不過百軀及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一户或分為四五户者有之一家或分為十數家者有之思得各户原有地畝税糧秋夏總不及五百石子孫男女不下三千口俱忝係聖門素習儒業既不能為工商以從事於他道又不能逐技術以餬口於四方不過恪守耕鑿以為事育耳又值連年荒歉輸納有程養贍不敷温飽無托臣切惟飢寒切身雖父母不能[illegible]其子衣食不足雖

巢由不能固其節設或乖違禮義貽辱祖宗未免有負
累朝優待之恩也謹按唐乾封元年親祀孔廟子孫竝
免賦税宋太平興國三年命孔宜襲封文宣公竝免其
租賦又訪得已故尚書胡濙先朝時亦蒙優給田土除
免税糧臣等懷望有年自揣疏遠側微不敢舉援陳請
今者叨逢盛事感會休期伏惟皇上矜憐將本族税糧
乞與蠲免以為聖朝一代之彝典以為萬世崇儒重道
無窮之視效也臣謹具奏

舉王竑李秉奏

切惟方今根本重地臨據幽燕邊塞諸軍交切禁旅比之前古都邑不同邇來邊報相仍秋防及事外蕃連結種落伺隙乘機比之曩者情狀不同仰惟聖明御極不足為虞設若征討有加師行糧食廟堂授攻守之略司農撥轉餉之資典守缺人咎患非細以此言之方今事宜部院皆貴得賢戶兵尤為急務不可不為之先備也照得戶兵二部及都察院久缺尚書等官雖有馬昂楊

鼎李賓等在任縁須正佐相資庶得事務周正若不量
才度德濫授非人或曠月踰時因循不舉有無兩病廢
置都垂舊制時宜均為不便切見總督漕運左副都御
史王竑廵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秉俱各才堪致遠心
切濟時向因共推其賢以此累陞前職其有無德政非
臣等所敢言但其夙著勤勞多歷年所委以重任必有
可觀緣今所掌止是各處一方各理一事此則求人而
不得彼則小用而有餘恐非所以居重馭輕之道也如

蒙乞勑内閣吏部會官計議將王竑李秉取留在京隨宜補任别選公正廉幹官員代其所掌如此則緩急可濟内外得人既不失更化之宜又可示勸功之法人存政舉何慮其餘晋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子儀將兵而吐蕃遁去司馬光拜相而遼人戒毋生事王旦入相而元昊謂中國有人此豈在兵刃既接政令相及之餘哉良由舉用得人風聲威望足以聳動其觀聽而震慴其心神也近者撫寧伯朱永奏舉鎮守甘肅定襄伯郭登

荷蒙允許命官代還大小臣工下及卒伍莫不感戴歡
欣望風作氣悦近者可以來遠先機者足以屈人邊地
聞聲當亦知懼臣等惟文武竝用則致理定亂之具全
將相皆賢則治内攘外之功協今總兵者既承簡任而
率屬者尚爾缺員賢才滿朝豈無一人可以薦揚拔擢
如郭登屈已讓賢如朱永者蓋必知難具人故有所待
也昔唐陸贄自以居近侍而不能薦賢為恥臣等忝居
近侍實切慚惶是以俯竭愚衷上干宸聽謹題請旨

乞除調帶俸軍職

查得在京各衛武職官員帶俸等項數多有一衛二千餘名者有一衛千五百餘名者通計不下三萬餘員每歲共支食米三十六萬餘石折俸銀四十八萬八千餘兩若併胡椒蘇木折鈔總計動經百萬之數靡耗錢粮莫此為甚臣聞戰備攻守士卒當前但使主將得人不必多官紛擾況其間多有老病怯弱騎射生疎之人既無差調又無掌管徒建虛名以支實俸積歲彌年何日

為了見今府庫告之四方飢饉相仍平時錢糧仰給去處多因停免節財慎用正在此時今乃以有限之資而供無窮之費設若少有緩急財賦不繼京師百萬軍儲計將安出臣訪得天下都司衛所官員多有事故及在前至今員缺不行申補亦有曾經申奏未蒙調撥者以此千百戶所印信多令總旗人等護掌行使以致奸弊百端軍無紀律如蒙乞勅兵部計議照查各處員缺將前項帶俸官員內除應合存留備禦者不動外其餘相

應除任者照缺量行調補各處都司衛所管事如此則在外無曠官之弊在內省冗食之費事體人情兩得其便若能減去一分則京師有一分之積矣臣謹具奏

災異乞修省疏

邇者天心仁愛國家薦示災異皇上克謹天戒日御齋宮恭默思道以消弭之頃於五月十日特降勅諭布告羣臣使各改過自新共圖修省臣等欽服聖訓夙夜震驚爰自奉勅以來上下具嚴徵應未集切惟上天之道

深誠廣大可以專求不可以汎應可以心感不可以迹
孚可以久遠觀不可以淺近測故凡災異之來意者必
有所自而非一日之故得其所自則變災為祥不得其
所自則災異迭見矣况乎京師六部等衙門政治所出
一號一令動于四方法久則渝人習則玩致災召變豈
無一二可以指陳所自者但百工衆職各有攸司若令
他人言之未必盡知首尾如蒙乞令在京各衙門堂上
并部屬等官各將本衙門事有未宜政有未妥或利所

當興而未舉害所當去而未除或係見行而可以暫止或係已往而可以改圖凡百積習致弊而有戾於立法之初者許令尋源據實逐一具奏舉行有不盡不實者許言官劾奏皇上尤宜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於昭昭之際潛孚默禱於冥冥之中凡可以當天心之仁愛者無不順而從之必能切中事情有所補益昔成湯引咎未已而六年之亢旱即蘇成王悔悟方萌而一時之風雷隨息此所謂求之以專感之以心故能致徵

應於頃刻也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惟皇上留意臣謹昧死具題

乞復王徽等官職題本

天順八年九月十七日該通政司具進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王徽等所言事件節該奉聖旨這廝每不知情實却妄言要譽希求陞用便都調出邊方去欽此欽遵臣等切惟純臣之進言於君必先顧其體要察其機宜以懇切誠慎之心而將之以和婉諷導之語故下易達

而上樂聞雖以臣等至愚不識忌諱每論一人言一事必其允關大義動合衆情然後夕慮朝思形諸奏疏未嘗敢以率易為之王徽等志大而略於事務高而淺於識彼見詔書許以直言無隱諸上書者又多被奬納自以當言之官遇可言之日依乘感激圖補無階一旦驟見此事義形於色氣發於聲恃其狂愚不顧利害乃欲盡法於省刑罰之餘更事於仍舊貫之後而不知多事之秋當且為朝廷保恤人才調劑事勢也以是矯激過

深引諭失當所謂匹夫之志野人之誠顧自以此為盡
心而不知其言之傷於切直也皇上責其不知情實誠
如聖諭但要譽求用實無此心今幸不即加誅賜以調
遣此日月之明天地之量非臣等粉骨碎身所能上報
但恐四遠之人亦復不知情實必謂彼近侍之臣以言
為贓猶且得罪況疎逖之人豈敢復有所言由是箝口
括囊實惟其始幽情枉事壅於上聞非社稷之福也伏
惟皇上以不世出之主當大有為之時從諫如流求言

若渴政治以此而厲興臣工以此而承德今行之未久遽使言路湮塞諫職流離駭聽四方傳疑萬世有識者所共深惜昔漢朱雲乞斬安昌侯張禹帝欲加以死罪雲攀折殿檻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乃解唐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事喻及宮闈太宗盛怒欲治以謗訕之罪魏徵切諫乃曰朕罪斯人誰敢復言因賜絹加職姜公輔表諫唐安公主厚葬德宗怒甚陸贄上疏以

為公輔任居宰相過事當論奏不宜罪之憲宗謂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對曰人主孜孜求言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此四臣者所言假使未當今百世之下不復論其言之是非而惟美當時之能容直言及辛慶忌等能引君以當道也此漢唐往事得之於書而臣等所目見者天順元年六月初六日吏部奉先帝聖旨各科給事中三十五歲以下及語言不正的都對品調出去欽此已經

定擬調用間至初九日節該奉聖旨給事中御史是朝廷近侍耳目官如何妄劾人論法本難容但念他每職當言路還都著辦事欽此欽遵此先帝於言路諸臣始則示之以罰終則收之以恩威福予奪操縱有倫比之漢唐尤為特異伏望皇上遠宗近守謹始慎終將王徽等薄示威嚴復還舊職既有以彰其失言之非又足以廣夫進言之路臣等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彈章

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為背禮知罪而不能懼者幾於怙
强背禮者敢常怙强者無忌有犯於此難逭於刑切照
定遠伯石彪本以踈庸夙承敘蔭頃由微績起至大官
德感生成已過草茅之分恩深豢養當懷犬馬之勞奈
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邇因有疾皇上待極仁恩
聽行調理視同休戚不責朝參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
六日病既痊而入覲當加敬而不忘及禮畢於外朝合
侍班於中禁豈期本官處身不檢致令幞頭墜地已無

加敬之誠及禮畢不入內班又失當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皇上寛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怙終臣等竊聞古之人臣見君君適路寢然後敢退豈有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乎又聞諸侯朝王或肉袒告罪豈有明知所犯而敢怙强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曲全伏望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昭國典緣係應議官員未敢擅便謹題請

禮可義起而常變之分殊法以時施而生殺之候異故知禮者不失其宜善法者不違乎當禮法不謹刑憲難逃切照某等皆以庸流均叨處選任參駁之官而反自放縱居禁密之地而率爾粗疏乃者天順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恭遇冬至令辰十一日又遇萬壽聖節百服四方共賴一人之有慶羣工庶府咸祈萬壽之無疆遠者如斯何況近侍某等昧乎大禮之宜泥乎常法之迹當初陽生復之候而奏嚴刑既非所以順時令當祈天永

祚之時而詳重憲又非所以格鴻休徒具耳目而聞見不明徒備形骸而變通不審蠢然草木之質信如聾瞽之人舉動若斯忠愛何在乞將各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警將來緣俱係京官未敢擅便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事莫大於祭而助祭者必謹義莫先於君而事君者必勤禮或有愆刑兹無赦切照某等介胄庸夫斗筲小器素不閑於禮教曾何事於儀文安習故常養成怠惰乃

者天順三年正月初六日孟春時享太廟皇上親御齋
宮式嚴祀事臣下致齋公室相協寅衷庶誠敬之交孚
致祖考之來格豈期本官乃於初四日夜飲宿於家故
違禮制初五日因酒悞事不赴朝參麯糵是耽罔顧三
戒七齋之義妻孥既翕頓忘夙興夜寐之勤何以事君
豈能助祭臣等切惟耽酒者有罪而祭祀之日尤加失
朝者有罰而縱酒故犯者尤重二罪俱發衆惡皆歸事
既彰聞法難容恕乞將本官明正其罪以警將來緣係

軍職大臣未敢擅便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國事莫大於郊而臨祭者必敬君言莫重於誓而受命者必欽祭不敬則慢天命不欽則背上是可忍也孰能容之切照某徒籍先功素無他技力輕任重齒少官高既叨爵邑之封亦有神人之責勤勞盡瘁亦是當為沐浴齋居甚非難事奈何燕安氣勝怠惰情滋乃者天順三年正月十二日大祀天地皇上既恭默以端臨事之誠復誓戒以嚴示下之命百官衆職罔不虔恭祝史工

胥亦知戒謹豈期本官於初九日夜正當齋宿之期不忘家室之念黙黙齋初罷輒便回還暗去明來以郊祀為常事面從心異以誓戒為虛文譎詐機深褻瀆事審雖昊天廣大不加怒於匹夫而王法均平必先行於貴近乞將本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大臣欺慢之戒緣係應議官員未敢擅便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禮與食有輕重而因食悖禮者謂之賤士義與利有公私而見利忘義者謂之小人切照某等全生介冑濫迹

章縫一則黷於貨財非勇不顧家之將一則志於富貴豈材堪致遠之儒此其所見者既卑是以臨事也必敗曩者皇上命某等持節前往楚府行禮鹵簿臨朝舉盛禮而封藩國大臚傳制行古義以遣廷臣事既尊嚴理宜敬慎豈期囧胥告誨互相比周承大禮而反為餔餟之行服大義而取為苞苴之事豈不重干國禮深玷士風伏望俯察羣言上昭獨斷將某等明正其罪以為不循禮義者之戒緣係應議并在京官員未敢擅便謹具

題請旨

郊所以事天動息皆可畏之地齋所以致祭始終咸當
敬之時禮或有愆刑茲無赦切照某等或以文儒而起
居禁密或由工藝而濫致顯融為卿屬者或矜以自高
任戎事者多肆而無忌適者天順四年正月初九日大
祀天地初八日法駕臨郊百職肅雍周道無啓行之擾
四門清穆明堂輯至止之儀天意監觀人心瞻仰豈期
各官忘其戒謹安於故常馳騎直前至天門而不下肩

輿逕造臨神道而弗趨罔思聖明之具臨不顧神靈之如在放縱者固其所也謹厚者亦復為之是豈不知曾大夫循墻而走之恭乃獨不推蘧伯玉至闕而止之義怠心既勝敬意何存罪已昭彰法難容恕伏望皇上渙頒宸斷奮發天威將各官等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祭祀不敬之戒緣俱係京官并軍職未敢擅便謹具題請

旨

身以禮為守而禮之當謹者不可違臣以君為心而君

之所敬者不敢慢故縱敗禮者有罪怠勝敬者滅身條教具存情法難置切照某等材非屈乘技止黔驢官賞倍常薦致顯融之位職業易稱尚虛補報之勞奈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乃者天順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蚤於會同館前適襄王以入朝而迴寓府某等因退食以還私家既不避道而徐行又不下馬而交過冥頑罔覺放肆無嚴事係重干理當窮治臣等切見襄王之在藩也皇上念叔父之親眷懷特至今襄王之來覲也皇

上篤展親之意接見無時送往迎來極曠古所無之典予車分賓悉內供凡有之資恩禮優加錫賚稠疊藩國盡君臣之分朝廷厚親愛之誠宗廟之神靈降監用禧海宇之臣工儀刑承德而某等何人乃敢昏迷自恣侮慢弗恭皇上廓天地之恩奈某等負丘山之罪罔之生也庸何惜哉伏望皇上奮聄乾斷涣發宸剛將各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人臣縱情失禮之戒緣係軍職大臣未敢擅便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過也皆見更也皆仰是為日月之蝕先時者殺後時者殺或干政典之誅事已昭明法當推問切照欽天監掌監事侍郎某等本以庸凡叨居臺監因依故迹曾何欽若之勤揣摩舊聞靡有推測之智乃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五日夜十六日蚤月蝕百工衆職驚惶不安嗇夫庶人奔走無措某等昏迷自恣擾忽不恭既不能先事以聞又不能臨事而覺起復方位一無所知時刻日期茫然未達居其位而不為其事有其官而不得其人救

護之禮不行厯象之司何用且薄蝕為變象之重日月為列曜之宗顯者忽慢若斯微者差謬可見何以均齊七政何以標準四方是以古有無赦之章今有失占之律天人所在休咎攸關不可不慎也今某等已蒙聖斷付之刑官固足以上荅天心下彰國體矣但某等情犯至深瘝曠特甚伏乞重加其罪以警將來謹具題請旨

恩不可慢慢則致罪禮不可違違則入刑故感恩思報者必能盡臣下之禮守禮不易者迺能全君上之恩事

或有愆法當無恕切照公侯駙馬伯二十八員俱籍勳階叨膺武備承襲者或居安平日曾無待用之思操歷者或循守常規未解臨機之法皇上文能兼武安不忘危乃者天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親御內府海子西教場命某等列射且勑吏部尚書王翺等五員往共觀之將以簡閱技材開導兵事使某等知所法也臣等側聞各官弓馬熟閑者固多騎射生疎者不少或矢枉弓弱而發不至侯或弓勁力微而引不盈彀或規模偃仰而

不知內正外直之儀或引注低昂而不知左拒右附之法舍矢者衆以千百中的者十無二三皇上包容過厚誘掖惟深既收黜罰之威復溥恩私之典重賞寶鈔薄示勸懲為各官者自合銘心刻骨永懷感愧之誠夜寐夙興恪致謝酬之禮可也却乃處之如固有受之若當然及王翶等謝恩已畢各官情知息惰事出因依至次日方行報謝遮掩前非受賞則越在羣先謝恩則綏居人後守禮之誠既失思報之心必無皇上施恩上之恩

某等犯罪中之罪謂事微而不戒則彼衆以何懲合將各官究治不敬之罪以為將來之戒緣俱係應議及軍職大臣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嘗謂興陪祀事有其誠則有其神瀆慢山陵是可忍孰不可忍作孽由己垂鑒自天切照某等猥以傭材末技叨承拉萹俱收位列中軍者素乏智謀之美任居卿佐者少聞經濟之資副郎署者不過隨行逐隊之人任衛所者何異壁凳執鞭之卒此其材器既無可取而其謹

厚又不足觀乃者天順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冬至節各
官躬承陛旨陪祭山陵所當夙夜惟寅恪盡具嚴之敬
始終如在式存至止之誠豈期各官性本疎庸素無檢
束各於長陵近地隨即騎馬而前或過景陵神路而徑
行或至景陵臺基而下馬或潛坐便地禮畢方出或唱
飲齋所至曉不醒褻瀆有加猖狂莫甚臣等切惟人臣
見馬猶且式車豈敢悖慢於山陵之地古人行者且不
唾井豈敢汚穢於祭祀之區似此瀆祀背禮之非足為

文事武備之玷憲章具在刑罰宜加伏望將各官拏送
法司問罪以警將來緣俱係大臣軍職謹題請旨

榜

汀洲府行六縣榜

一各里甲并見在官公使人等除均徭軍需公務外不
許仍於所管衙門辦送到卯拜見供給當日當月等
項財物其鄉郭里長不許仍令甲首供備飲食物件
如有故送受者通行追坐入官

一每年除修倉局造解京等項物料外其除歲報諸色文冊歷日紙張慶豐庫鈔等項公務止到府交領者各於相應里甲內輪差不許仍於小戶內科貼路費銀兩送府其成化二年倉用斗斛本府自行造釘烙號完具至期照差關領逐日調厫更撥用收直待破損不堪方許預申再給不堪者仍繳府以憑勘驗不必每歲於各縣造送勞擾人難

一每歲坐派府倉及存留各縣糧米聽令人戶自行赴

納每二石出顧脚折二錢二分每三石出厫底席一
條不及二石者俱免其餘别無使用若有摻和着水
及年終不完者依律治罪間有路遠之人暗令小户
自顧附納者聽從民便仍仰各里長承納不許官豪
及在官之人計囑包攬或有通同結搆仍舊科𣙜小
户財物賂送監守之人及多除脚米一升一合生事
作弊者事發一體治罪收納之際許本户親自行槩
其斗給人等各照年分收支不許仍立牌子斛手脚

牌名色一槩攙雜刁蹬留難致令小户困屈其廒底

席多餘及放支畢日照數存收備用

一各倉收支止許應納應闕者在内若無故擅入及不

將原降斛斗調廒吏用許拏獲告舉其大户并承納

里長糧米進倉先於門上報數訖批串後聽本倉官

吏照串數驗堆約量是實方許起斛廒門進出脚擔

分路各行紅黑二籌須相離窵遠抛擲互换天色將

晚即便閉倉不許乘昏抵暮收放致生奸盜

一府屬多有容令慣猾之人在衙出入引勾事情吏典多有留匿結攬寫發者在房主集朋合為非其老人多有額外濫充革役未退并罷閒官吏人等在縣把持公事排陷官長蠹害下民者除已問發及緝知外原係前事未經曉諭難遽窮究自今各宜洗心改過保全身家毋得再入公門重存形迹若冥頑不改各屬官及被害者通前指實申告以憑處治

一文廟各壇應祀神祇祭品務須如法措辦豐潔毋得

聽攬搪塞欺罔神明其鄉飲迎春科貢等項事不可已者亦須豐儉得宜毋令小民費擾外有子牛春戲桃符門神元宵燈等項無益於事者悉皆停罷

一訪得寧化等儒學生員多有蔑棄經書違越禮教習為遊惰積漸成風深為未便仰各提調官以禮省諭其父兄用心戒勉資給務使有成如仍不改罰及其家其中委有學行可嘉及遊惰不悛者各學教官開具勤怠賢否實跡同季考過文卷優劣等第申府以

憑賞罰各學廟像祭器公廨損壞即便措置修理頹
設齋膳門庫等項人役及時勾發毋致空缺其社學
師生亦宜時加顧眄感發人心
一本府惟長汀縣里老呈舉民人劉萬鍾八世同居除
已勘報是實另行外其餘五縣寂然無聞蓋因此等
之家或係貧素惟恐用度艱難甘自泯沒合仰各屬
里老備詢鄉都里社無分大小貧富委有孝子順孫
義夫節婦事行真實例該旌表者即便舉呈本職即

與一力主成不令本家動擾毫忽其民家孤老無倚者尤須照例存養優恤具申回報毋得視為汎常虛應故事

一今後詞訟牽告良家婦女無分人户大小若非事情真實緊關干對者毋得輒行拘留到官有傷廉恥其見監囚犯輕重自有公法毋得縱令吏禁非時捶楚拷掠逼要燈油燒紙等項財物刻減衣糧容隠外人出入透漏問結該納紙張各照官數收納不許多抽

另折通同鋪行明交暗取及將俸鈔出外挾勢低價和買肥已損人其監房門牕牆壁損壞上漏下濕蛇鼠穢汚俱要時加修整祛除毋致誤傷枉死

一訪得各屬人民近年有為官府貪求豪强逼脅大則逃竄山澤久曠糧差小因詞訟牽連拘提未到只今已蒙恩宥各宜安生樂業改惡從善應有合辦糧差該結詞訟不許仍前玩誤今後凡有事干本府者仰照新置信牌期限赴職即與量情發落决不淹禁酷

刑及受財聽囑失信於𠕅衆民若有故肆違延及當該官吏不遵牌限完觧者定行究治不恕

一婚喪禮有定制貴乎稱家有無訪得本府所屬習尚奢靡費用無度多有因婚嫁而典賣田地因喪塟而拖欠錢債者互相傚効坐致艱難今後嫁婚者行禮會親各照門第貧富止可從宜減省不許仍舊需索財禮備辦過分筵席喪塟者親隣人等除香燭弔問外或柴或米或錢或布任其所有各隨情意厚薄互

相資助不必買送虛花盤合無益於人及塟之日俱各自行穿素到門送殯不許動擾喪家送齋分孝愈加憂困其迎神祭祀土俗所因者貴乎誠意交孚不許廣張金銀寶玩珠翠等項互相誇耀誨盜長奸敢有故違者併及親隣一體懲罰

一訪得府屬人家多有年少子弟遊手好閒不務生業專一結交無賴之徒號為十弟兄名色日逐輪辦飲食在於街坊恣肆沈酣至夜不散因為奸淫賭博哄

騙錢財衷惡懷奸不可勝道以致妻孥失所家業凋零皆由此出除革前及另行緝拏外敢有不改前非者許親隣舉首若隱瞞故縱事發一體治罪

一本府六房吏典貪詐者不無淳實者亦有從本職到任以來各知戒謹一應錢糧刑名等項公務文移俱係本職躬親理斷雖有貪詐無由用情今後凡有因事到府人員毋得枉被詐欺虛費財物事或發露得罪非輕

一今後官客經過除轎夫照舊外餘用人力止於運夫及接遞夫內照原定名數約量均撥各從本管衙門附簿挨次輪流不許多餘占放其夫頭人等敢有奸猾推捱通同作弊者一體治罪若遇緊急不敷方許於見在官里甲及火夫內借用亦要記數挨輪不許仍於坊甲內科貼錢鈔如驛鋪原無運接夫者仍舊施行其驛遞等項夫役如果在鄉窎遠有妨農業者許從宜顧替兩得其便

一館驛支應物件各置簿標寫遇有使客往來方許作數不許逐日預辦支銷虛輪實費在官馬驢首人等每歲該用錢物除約量另行外敢有仍舊於各戶多科者追陪坐罪

一本府編發公用通知簿仰各縣自到日為始按季每月將日逐派收過里甲錢物無分多少要見買辦何物因何公用衆同於何處供應交納令該吏眼同逐

一附寫上簿就令本里甲書名畫字付首領官收發

若有多科許小户赴縣告查相證若里長通同上下增减脱落及赴告不聽理者許赴府陳告其文簿仍仰按季繳報以憑查照施行

一今後詞狀除革前及不干已事外止許舉告一事從實開具實情及知見正佐對冊年歲老疾者有無兒男方與准理若係革前及非已牽告五人以上及不識字而不寫代書人田塘出賣過冊年久者俱不理受

一各老人凡有剖斷詞訟俱要申呈定奪不許私擅受囑徑自歸結放免其里長并火甲人等並不許輙受民詞生事擾人違者必罪

一本職止有弟張寛見在國子監讀書原無别居以次弟姪親房之人儻或詐冒本家或稱親友在於各屬求托驅騙者許舉執到官以憑懲治若有乘機就錯因而假此動擾於人者必罪不恕其各學教官雖有一

二鄉里皆正大之士相見以禮言不及私並無請囑

聽從事意各宜知悉

一本職到任未久卧病踰旬於凡民情土俗大小事務所未深省姑以一二先行條示餘有見聞又當隨時䅘遵儻其間意見有偏言論過當可暫而不可常知近而不知遠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所頼郡中老成耆舊合屬賢士大夫幸悉所知明以見教但可以安事安民從公利衆者本職敬當聽受遵行不敢自是而拒人也

方洲集卷二

方洲集卷三

明 張寧 撰

賦

王道君子賦 用經李使君以南山道人所畫過化存神圖索題余意神化之理殆不可以形狀求亦非區區言語所能者然用經余同年固命不能辭勉為賦之

粤有君子是為大人首出庶物卓冠羣倫迺握乾符乃闡坤珍中天下立為四海君建綱陳紀作樂制禮思永

圖遠布法立體羅賢網德列官分職以相天工以凝人
績大必周於樞機小必嚴於品式類皆其制作之會通
未足以語夫參贊之至極也至若溫恭濬哲瑞穆淵徽
誠能動物知克先幾德盛而兆民化篤恭而天下歸言
行所達政教所被耳目容貌之所接風聲氣習之所至
凡所經歷塵垢者潔駁雜者純枉曲者正昏昧者明孱
弱者立勞趨者寧或近或遠將見將聞莫不放效離合
寐覺酣醒所謂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既不假乎積久亦

無事乎威刑爾乃清明在躬内蘊精妙思慮志念之所專一精神心術之所孚召凡所存主巧不能工謀不能料力不能運辨不能道蓍不暇占龜不及兆若風若雷如恍如惚聲出響隨形至影集所謂不言而信不疾而速似有出於神靈將不由乎人力盡觀夫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濵而器不苦窳賓四門而穆穆納百揆而時敘此非虞舜過化之事乎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非仲尼存神之事乎斯二者體用同

原顯微一致非有緩急之可分彼此之容議奈何數有變常世有隆替玄德升聞者固宜達之域中有德無位者竟徒托之言外方其過之即化雖化者莫知其所從化存之即神雖存者不自知其所以神過由存始化以神能王道之大於斯而成但見九法敘三綱平六府修百度興萬姓奄甸四國來庭無美可頌無瑞可徵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康衢發泰和之言擊壤啓自然之聲噩噩乎其無迹渾渾乎其無形熙熙乎其自足皥皥

乎其難名既不知而不識復何愛而何憎神乎化乎巍乎煥乎天其同高地其同靜日月同其明睿星辰同其輝炳雨露霜雪同其生肅風雷電雹同其號令六氣順四序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羣動若百物生老安少懷而朋友信也闇黷汚濁歸於清明江海其容納也震撼擊撞底於寧一山嶽其鎮定也舉一世而甄陶之乘六龍以凝命也恊四極而尊親之同兩間之廣運也斯則君子簡易之極功而聖人叅贊之能事畢矣彼霸者

尚力首威要名聚勢以服從為功以開拓為利計功也而假之以明道謀利也而先之以正義小得而大遺迹同而心異使之踴躍跳舞馬牛其民人驩呼突走卒役其一世功烈如彼其卑汝何曾比於是殆猶舉皇夸瓦缶於黄鐘清廟之側彼里耳嗑然之聲歌豈足以比格神人和上下之音律也嗚呼三王步五霸趨秦漢既蹶仆者接迹百代而下王遵霸黜天地同流請觀今日

懐秀溪賦為同年劉僉憲賦

引領廬山緬懷秀溪仰遺業之具在企前修之難躋粤
維祖考既室而通稟故即新惠迪避凶乘生氣之止聚
究地理之終窮二水蓄秀三山藏風陰陽抱負龜筮協
從爾其經營相度鳩工搆作高深卑下咸有準酌巖谷
澗塢田池園圃甌窶汙耶各有定所堂室廉廡廚湢牖
戶棖臬棤梲亦有品庶其將啟久遠於昌明示子孫之
朴素也至若春風扇和時雨初霽泉聒聒而鳴除草茸
茸以交砌擕芳尊以出遊掇幽蘭而為佩善羣物之向

榮樂吾生之良遊南薰時來遠林薄暑荷香送風松陰藏雨倚前榮而寄傲對青山而獨語抗高志於羲皇笑炎涼之縷縷涼飈入座落葉盈庭收芋栗於高園喜禾黍之西成苦牆有韡蟋蟀時鳴採芙蓉於芳渚懷遠人之孤征居幽道遠歲晏山深梅蓓蕾以將放雪繽紛其載零招野鶴於巉巖放孤舟於沈冥會時序之既往欣婦子之具寧羌此樂之如故悲離合之無憑爾乃遡江淮極燕薊弔子長訪郭隗汎萍梗於洪濛飄蜉蝣於天

地陳禮樂之三千排閶闔之十二錫殊宴於瓊林懸佳名於象魏馳泥金於舊鄉紆銀章於法侍載秣吾馬載膏吾車飛霜浙水瞻雲故居繄家山之杳渺每却望以嗟吁吁嗟乎白晝眠雲兮清宵立月空堦滴雨兮紗牕灑雪形趦趄以將去兮夢遲回而不絶飲西湖之清洌兮想楚江之澄澈覽吳山之崒嵂兮思廬峰之巀嶪被黼繡之煌煒兮悵萊綵之疎歇居栢臺之森衛兮感椿庭之淒切味鮮腴之列陳兮悲甘旨之或缺惟君親之

不可以或後兮而忠孝之不可以或遺將仕者之不可以長往兮又懼夫士者之懷居彼誠謂夫國爾而忘其家兮吾又恥夫去則無所於歸雖今日之未可以遽止兮吾有待夫來者之可追聊托迹於丹青兮爰以寄吾之遐思

愁陰賦

閉塞歲徂和暢時至庶物迎熙萬象開霽進陽退陰向明背晦暉暉暉乎其來冉冉乎其繼郁郁乎其華燦燦乎

其麗胡爲哉滃鬱雲蒸杳冥霧漫縹漠煙霏久結氛亂鴻濛如未分清濁如未判日月如未旋寒燠如未變黎黄如晝之將夕昧爽若夜之始旦無乃元英返旆震御停車屏翳歛施飛廉倦趨豐隆布令阿香轟驅將然否也是耶非歟爾其峯巒晻靄陂澗昏沈樓臺寂閴林木蕭森山兕散麓湖舫維潯餘春惜賦人日追吟企浴沂之遐軌羨脩禊之芳音悵良辰之易邁悟宿約之難任時則林泉逸侶詩酒幽尋嗟今弔古莫不有鬱鬱無聊

之心花萎柳瘠燕懶鶯驕翠欽潤掩寶篆寒銷青燈短
焰素幌垂綃蘋緑濱而堪采桃須晴而未夭望將歸而
益久阻吉好而增遥傷白日之無光悲青春之寥寥時
則空閨淑配邃閤嬌娆居幽閔節莫不有依依觸景之
憂乃若孤舟江海匹馬關山留時倚棹待旭逑驂白雲
迷望紅日違瞻仰帝閽於薊北眄親舍於江南目懵懵
而不見涕潸潸而垂沾口忘言而心悟魂欲逝而形淹
亦有災祥切已調燮切兼農功既及國用方嚴冷不宜

秧濕不便蠶念西郊之不雨憫東海之無鹽省蒙昧之所自徵休咎之攸占此則孤臣出子卿士師尹之忠愛非可比登臨燕私之遊耽也老病衰遲歲序遄疾壤缶聲謌千金一日慨人已之同情懐小大之欣戚蹇予心之靡他羌近遠而如一永惟海宇之清寧聊以畢志於山澤

頌

南山有椿頌壽胡廷慎父母

南山有椿其本秩秩有美哲人德音藉藉南山有椿其葉穰穰有美哲人其福洋洋哲人之配如兄弟矣天監定爾俾偕老矣哲人之徹克世德兮帝督不忘胥將賚兮百禄是集萬壽是錫如岡如陵永保皇極

北堂有萱淨閴斯植樂只君子柔貞惟一北堂有萱雨露其滋樂只君子壽考維祺鳳之鳴矣凰式和止既安且寧家室固止子之生也母式教之如圭如璋顒克肖之百禄是迓萬壽是介如岡如陵夫子是載

鳴鹿頌君子德藝有成以賓興有行故頌之

鹿鳴呦呦于山之幽載背載呼言善其儔維體澤澤維角戢戢匪外之防維內之則相彼麟凰寔郊寔藪釋是町疃樂此靈囿以禮為羅以爵為縻匪羅匪縻周行之歸展也佳賓胡不云來式燕以遨樂只有儀文王不已惠然來思

重建溫國文正公祠堂頌堂宇翼翼頌君子也君子能勤事以復先公祠祀故頌其美而傳之

堂宇翼翼子孫之式於昭穆清先祖孔懌既合既具籩豆有奕維垣維屏陟降有秩不庶以靡先禋之則綿綿夏邑遏遏温國勿替嗣之永世無斁

六禮有將式克語之三加有辭式克御之死喪之戚翕共與之飲食言笑肅慎祇之增增來仍式轂以之毋俾此邦不競謂之

伊厥肇基實既於强不腆後人孰搆孰堂駿美弗傳憂心京京載服于田載藝于桑亦有良朋于槖于囊碩果

不食先業用光
何晦于夕何著于所舉或墜之事必式因毋安于易毋
恤于囍念敬爾守祀事孔陳先公有言予豈不聞寘寘
舊德在我後人

古樂府

履霜操

天降繁霜兮隆冬嗟不隩處兮行逢飢寒迫切兮心冲
冲仰長號兮望穹窿兒命當終兮天鑒兒衷

上之回

上之回雍甘泉風雲翕從寒暑推遷馳北戎驅南蠻翠東甌走西滇周德四海安八埏歲來巡行千萬年

戰城南

戰城南死城北為子死父臣死國朱輪不疾馳鐵騎不徐行寧為結纓死不學投戈生辱身降俘委骨泥沙他人不論級自已不遺名嗟哉新安與長平

將進酒

將進酒思未央俎豆具賔客臧秬鬯實中尊醴齊汲行觴百拜不及醉酬酢德以將歡樂難具陳言好不能忘夏歌述明訓周書有遺防持此為君壽千春永無荒將進酒思未央

有所思

有所思江之潯雲漢寂寥閬山嶺鬱嶔岑手持連城玉袖置雙南金見止未卒歔欷聲變清琴咫尺萬里遠一往難重尋有所思思何深

臨高臺

臨高臺天中央白玉作柱黄金為梁臺端有嘉賓臺下啟周行周行四達佳賓相望投弓惜鵠鳴鳳來翔

艾如張

艾而張羅蒐以狩寧干戈安不忘危厲不傷和三面盡解如雀何

君馬黄

君馬黄臣馬玄君馬來自宛臣馬始離燕君馬騁六飛

臣馬厄孤騫六飛遥遥行上天孤騫拘縶無由前安能日隨御矩步相周旋

春江花月夜

春水緑堪染春花紅欲然月華金湙漾夜氣玉暄妍交繞回文錦聯籠飛步仙賞心逢美景歡娛正妙年

江陵女

白苧裁娘衫茜練作娘裙情隨吳江水夢阻越山雲

烏棲曲

烏桕樹上夜烏棲黄茆舍裏曉雞啼雞啼未了烏飛去錦帳佳人不知曙

襄陽樂

襄陽女兒夜行遊韋衣把袂大堤頭歌聲未歇笑聲起唱處無情聞處愁珠璫玉珮揺春緑北渚南湖相間屬至今荆楚宦遊人猶唱襄陽大堤曲

採桑渡

採桑渡頭採桑女渡近黄河滞行旅女逢行客懷故歎

客逢桑女思家園家園桑葉共誰采應念三江行路難

楊叛兒

依依白門柳裊裊柔條芳藏烏猶未穩便解綰愁腸儂有博山爐歡為沈水香灰冷氣長馥繡帳七寶牀新亭別離客江寧故舊鄉願隨枯楊老莫作飄花狂

拔蒲

拔蒲水中央未拔郎已別深拔斷蒲根淺拔斷蒲葉葉斷猶可將根斷心永絶

西烏夜飛

月明夜永烏西飛瀼瀼白露沾烏衣無樹可匝將疇依東有挾彈烏安歸

常林歡

桃林花落臙脂香宣城酒熟珍珠光峴山漢水時來往歡意不及常林長晨雞唱歇啼鶯曉錦薦牙牀春睡好

天寒日暮未還家夢中猶怯荆蠻道

江南弄

採蓮採菱雙棹行遊女綽約朝雲輕陽春和寡吹鳳笙奏龍笛按秦箏鼓趙瑟

張靜娘採蓮曲

蘭橈桂槳橫江浦玉露金波花正吐蓮步初從掌上移柳腰新罷盤中舞腰纖步窄不勝衣霧縠煙綃颭欲飛雨歇朝雲降巫女月明秋水現湘妃蓮房已實蓮莖短幽思傷心悄停腕弱腹羞看翠葆圓柔腸暗逐冰絲斷眼前歌舞易淹留只恐風光不到頭翠袖香銷紅艷冷

無人重上採蓮舟

玉樹後庭花

雅鬢含黛䏶蛾眉凝翠粧羞花嬌笑語賽玉軟温香逢春惜易往愛極使情傷後庭歌豔曲前殿發清商

烏夜啼

日夕衆喧寂羣烏皆寘棲如何屋上烏夜半啞啞啼屋中有思婦不寐候晨鷄驚聞夜啼聲色喜情不怡明當

有恩赦攬衣出中閨曾聞孝慈烏不類鷙與鷖復屋驗
興周登城知遁齊物兆有先見由來事堪乩爲語夜啼
烏止止無東西

子夜四時歌

春歌

採桑南陌遥摘柘西磵遠春蠶已三眠夫壻洛與宛安
得繰織成裁衣待君返

夏歌

淼淼吳江津悠悠越溪渚南風遞荷香洄遡三百里不見蕩舟人難隨採蓮女

秋歌

擣衣出虛榭停杵登西樓月色爛如畫千山今夜秋遊子不顧返時節空淹留

冬歌

歲晏時氣肅寒風透幃牀鏡歛雙蛾蹙被拂孤鴛翔玉關路千里不如寒夜長

丁都護

衣襟斂襲明器充如丁都護杞梓桐栢貍首斑如丁都護北山石槨紵絮斮漆乎丁都護若堂若防馬鬣乎丁都護蒐裘營丘嬴博乎丁都護東西南北可識歟丁都護千秋萬年可無虞丁都護死者樂土生者安居丁都護夫骨有托終以寧妾軀丁都護

鳳臺曲

吹簫來鳳凰弄玉偶簫史音聲迭諧和形體忽軒舉彩

雲不復聚華月照故址空遺千載名流落無極止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翩光翕赫衣袖屢舉上擘頭顱下足跗前迎後送隨仰僂揮霍星辰激風雨莊不停伯不語白蛇中斷夜哭嫗五色龍文氣如許兩虎自為讐秦鹿去無所鴻門一時公莫舞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清泥濁清猶可濯濁則云涸鴻鴈隨陽載

居戴翔不輯於行而競稻粱朱絃清琴軫玉徽金逖矣同心空此好音龍劒之合精光輝熙試而無施不如睽離寥寥曠野以臘以春有來斯親孰知其人

淮南王篇

淮南王好長生秘書充棟方士盈庭丹符斷玉籍左道迷中行刀圭發狂疾几杖遺深情形氣不復完雲雨何由興便便小山客諱死誇飛升君不見橋山葬軒轅浪說垂髯登衡陽亦同逝無士不流聲至今猶慕淮南名

平陵東

朝望平陵東暮望平陵東松柏摧為薪豺鼠化飛熊蒼天不憖遺我公我不能救將何從生人一何多天道猶未終旦復旦平陵東

巫山高

巫山高高不極瞿塘險深莫測欲濟無梁奮飛無翼南人思南北思北心懷中土何由適徘徊日暮雲悵望陽臺側遠道未能歸何因念朝夕

四言古詩

薤露八章挽沈希仁父

萋彼薤斯零露瀼瀼嗟我懷人于焉徬徨

萋彼薤斯零露湛湛嗟我懷人勞心惆悵

聞古聖善賻喪助昏迺如之人實獲我心匪沽則名中心寔殷

聞古聖善簡所因兮迺如之人所可徵兮受言懷之姑將親兮

維鳳有毛維麟有趾亶其然乎善人是予

維此善人於彼宅兮彼蒼者天胡不爾弔

翳彼大荒祝㮚茫茫黽勉同心玄冠緇裳緇其歸思我

懷則降

翳彼曠宇漢鉛脩阻禴祠馨香寧茲寢處緇其格思無

爾嗣若

方洲集卷三